



我在臺大雙修哲學與音樂

文・照片提供／蔡采秀（1974 哲學系畢業；東吳大學音樂系副教授）

一群正在被擠乳汁的乳牛，一片結滿奇形怪狀果實的偌大果園，客廳裡除了一架鋼琴外，擺了很多書，這情景是我啓蒙老師的家，它孕育了我一輩子的性向——“音樂、書本、自然”。

從幼稚園開始到小學五年級為止，家裡沒有琴，每天爸爸騎著腳踏車載著我，沿著長滿楊柳樹的垂楊路，到星光幼稚園——也是西門教會——練琴。練累了，就一個人盪鞦韆、爬方格，或是蹲在魚池邊看金魚、大烏龜與蓮花。每天如此，放假日亦不例外。終於有一天我等到了我的第一部鋼琴，我興奮地彈奏〈銀波〉、〈少女的祈禱〉，心裡希望過路人聽到我的鋼琴聲時會駐足聆聽一下。

崇文國小畢業後考上嘉義女中，然而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，我們搬離鄉村生活的嘉義，我也轉到臺中女中就讀。記得我們家的貓咪堅持不肯搬

家，過幾天後媽媽回舊家將奄奄一息的貓咪帶到臺中新家，起先牠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但是聽到我的鋼琴聲時，牠馬上跑到鋼琴邊，全身廝磨著琴身，喉嚨發出咕嚕咕嚕的滿足叫聲。

在臺中女中就讀時，我碰到一位操著上海口音的數學老師，我完全聽不懂上課內容，趕緊向二哥求助，然而他只回了一句話：「動腦筋想想吧！」從此我念書不再有任何問題，我每天下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練琴，練完才作功課。同時我也找到一位好的鋼琴老師，每兩個禮拜搭火車到臺南去跟楊瓊珍教授上課，高二時獲得臺灣區鋼琴比賽冠軍。

高中畢業後我面臨科系的抉擇，最後決定捨棄師大音樂系而選擇臺大哲學系，父親也在溫州街租了一棟公寓，把我的鋼琴搬來臺北。

在臺大念書時，每天走在椰林大道心情總是很愉快。活動中心、文學院、圖書館都充滿許多回憶。哲學系的課程把我的知識領域提升了，然而我的生活倒也像在念“臺大音樂系”，我加入臺大合唱團與臺大交響樂團，由於二哥蔡明道恰好在當團長，我也融入樂團的生活，隨著他們到處旅行演奏。

樂團的水準非常高，許多大學音樂系的教授都義不容辭地來參與及指導。而樂團之向心力，除了團員資質優秀外，最重要的是樂團有個精神領袖高坂知武教授，他總是無時無刻、

■ 與徐頌仁（指揮）合作演出（時地不詳）。






■1973年與樂團團員合影，左起：陳慧娟、王靜蕙、陳鳳凰、林玉、蔡采秀。

無怨無尤地付出關心、指導。當知道我想換成演奏用的三腳琴時，他自願買了我的小鋼琴，一方面解決我的經濟壓力，一方面提供給團員練習室內樂。他家也任由團員進出、開會、排練、聚餐，當他退休離臺時，他將那部小鋼琴轉送李遠哲的妹妹季眉，我也因此緣故曾到臺中拜訪她，她女兒正用心地在彈著這部琴。

直到大學畢業我總是徘徊在書本與樂譜間，幸好兩者並不衝突，反而由於演出經驗的豐富，我邁向演奏生涯。大四時和我的語言哲學教授馬樂伯博士(Dr. Robert Martin)——也是Curtis音樂院出身的大提琴家，曾經一起為中華民國兒童心臟病基金會舉行一場義演。後來他因哲學系事件返美，之後重返音樂界，擔任舊金山音樂院院長。而我卻在大學畢業後半年，一場中廣為我舉辦的樂壇新秀獨奏會後走入家庭。

但是音樂的力量在我的內心是很強烈的！就在婚後三年，我拎著行李，在先生的支持與家人的諒解下，赴美接受一段嚴格的專業音樂訓練。機場送行的畫面，有嚎啕大哭的2歲大兒子，與被抱在懷裡的7個月大的小兒子。三年後終於學成歸國，從此我在音樂圈過著積極教學與演奏並重的日子。感謝上天，兩個兒子也成器，連媳婦共六口都成為臺大人。 



■1986年在德國與波蘭愛樂室內樂合作，灌錄郭芝苑、徐頌仁的鋼琴協奏曲，於第二年即獲金鼎獎最佳唱片。

蔡采秀

小檔案

臺灣嘉義人，6歲開始學琴，1969年獲臺灣區鋼琴賽少年組冠軍；1971年代表臺灣參加亞洲青年鋼琴賽榮登第二。先後師事楊瓊珍、吳季札。1970年進入臺大哲學系就讀，期間仍學琴不輟。大學畢業後負笈美國入茱莉亞及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深造，師事Howard Karp、Oxana Yablonskaya、Beveridge Webster及Patricia Zander等多位大師。1982年返國，在東吳大學及國立藝術學院任教迄今。

除教學外，經常巡迴國內外演出，深受樂評家的讚賞，在詮釋中國樂曲方面更有其獨到處。1985年灌錄「江文也鋼琴小品集」；1986年在德國與波蘭愛樂室內樂灌錄郭芝苑、徐頌仁的鋼琴協奏曲，獲1987年金鼎獎最佳唱片；為奇美文化基金會灌錄室內樂集、鋼琴獨奏等專輯；2001年與俄羅斯愛樂交響樂團合作錄製貝多芬([皇帝])、蕭邦等人之鋼琴協奏曲。



■1987年鋼琴獨奏會。